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九十一回 開花榜名妓占黿頭 擲金錢瘟生游北里

且說章秋谷得了太夫人的允許，再到申江。崔護重來，覺得殊有些人面桃花之感。章秋谷這邊的事，權且按過一邊。在下做書的再提起一個人來，把他的事情講給看官們聽聽。只說東方小松自從到了廣東之後，兩廣總督李制軍很是器重他，請他辦理摺奏。

剛剛李制軍衙門裡頭有一位總文案，卻是個廣東候補道，姓陶，單名一個繼字，表字伯瑰，本來是浙江山陰人，和方小松是親戚，這一回李制軍下了一個札子，委他到上海去採辦軍裝。這位陶觀察也久慕上海是個有一無二的繁華世界，滿心想要去見識見識，但是陶觀察這個人也是個沒有閱歷的土老兒，上海地方從來沒有到過；知道方小松是久住上海的人，便托他介紹幾個本地的朋友。方小松便寫了兩封信給他：一封是給章秋谷的，一封是給辛修甫的。信裡頭的話兒，無非是說陶觀察現在到上海採辦軍裝，托他們兩個推情照拂。陶觀察收好了信，便稟辭了李制軍，上了輪船。不一日，早到了上海，在三洋涇橋泰安棧占了一間官房，便帶了小松的信來找辛修甫和章秋谷，剛剛章秋谷已經回去，只有辛修甫還在上海。

在下做書的做到這裡，便忽然又有一位愛說話的朋友來扳駁在下道：「你前集書中的東方小松，明明是複姓東方，為什麼你的書中，有時候叫他東方小松，有時候叫他方小松，難道一個人有兩個姓不成？」在下啞然笑道：「你這位老先生光景沒有吃過花酒到過堂子罷？」那位寶貝聽了不懂道：「我和你講的方小松，怎麼牽到吃花酒上去了？堂子裡頭的花酒我雖然沒有吃過，我還記得幾年之前有人同著我去打過一個茶園的。」在下聽了止不住哈哈的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就怪不得了，你不曉得上海堂子裡頭的規矩，譬如這一個客人姓方，那班信人自然是叫他方老爺，或者叫方大少；若是這個客人的姓有兩個字兒，那班信人嫌著兩個字兒的姓叫得不順口，便和他截掉一個字兒。比如這個客人雙姓東方，信人們有些事兒就叫他方大少；或者這個客人雙姓歐陽，信人便叫他陽大少。這位東方小松在堂子裡頭的時候，一班信人大家都叫他方大少，所以在下做書的也就省一個字，把他寫作方小松。古今來中國、外國都有省文的一條規例，並不是在下做書的自相矛盾、前後不同，算不得什麼漏縫，你老先生不必費心。」那位朋友聽了，方才閉口無言的去了。

如今閒話休提。只說這位陶觀察到了上海，雖然沒有什麼熟人，卻是大家都知道這位陶觀察大人是從廣東來採辦軍裝的，就有一班洋行裡頭的滑頭買辦想要招攬生意，便大家都去拜他。又大家請他吃花酒，吃大菜，看戲遊園，開口大人、閉口大人的拼命恭維，百般巴結。把這位陶大人巴結得□分歡喜，一個身體虛飄飄的好似在雲霧裡頭一般。這班人又薦了兩個信人給他，一個叫做姚紅玉，住在東蒼芳；一個叫做薛金蓮，住在福致裡。姚紅玉聽了別人的說話，說這位陶大人是廣東來辦軍裝的，只要巴結上了他，一定有些好處，姚紅玉便盡心竭力的巴結這位陶大人，不上幾天就落了相好。只有薛金蓮雖然做著陶觀察的生意，卻只是冷冷淡淡的樣兒，並不□分巴結。偏偏這位陶觀察又有些厭故喜新的脾氣，雖然和姚紅玉有了相好，卻嫌他過於遷就了些，不上一個月，早已有些厭了，一心一意的要轉薛金蓮的念頭。

說起這個薛金蓮的出身來，本來是個大興里的野雞妓女出身，模樣兒既不見得□分俊俏，身段兒也不見得怎樣輕盈；既不會應客飛觴，又不會調絲度曲；卻不知怎樣的交了花運，做了幾年野雞妓女，卻生意□分興旺，慢慢的倒也積了些錢。這薛金蓮既有了錢，便居移聲，養移體，無緣無故的平空想升起長三來。好在薛金蓮有的是錢，便在福致裡租了一處三樓三底的房子，鋪起房間，揀了一個日子燒路頭進場，邀了那一班做野雞時候的老客人來吃了幾台酒，倒也□分熱鬧。無奈那一班老客人都是些上不得台盤的，也有機器廠裡頭的機匠，也有馬車行的馬夫，那裡有什麼錢常常的吃花酒？一時又找不著什麼別的客人。只有一個恩客，是廣東香山人，姓鄭，叫做鄭小麻子，薛金蓮和這個鄭小麻子雖然□分要好，無奈鄭小麻子也是個窮光蛋，拿不出一個錢的。薛金蓮見生意清淡，面子上實在過不去，便異想天開的想出一個主意來。

這個時候，正有一家小報館裡頭要出花榜，薛金蓮便去請了那家報館裡頭的主筆來，和他密密切切的商議了一回。那主筆點頭應允，臨走的時候，薛金蓮又在首飾匣裡頭揀了幾張鈔票出來，往那主筆袖子裡頭一塞。那主筆接了，一張一張的看了一回，笑嘻嘻的對著薛金蓮道：「請高升些，請高升些。」薛金蓮聽了，便又揀了幾張來給了他。那主筆接了過來，滿心歡喜，把那幾張鈔票翻來覆去的數了一遍，這才鄭重其事的放在衣袋裡頭。立起身來辭了薛金蓮往外便走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只顧放心，這件事兒交給我，我給你格外說得好有些兒就是了。」薛金蓮聽了點一點頭，連送也不送，由他自己去了。

隔了不多幾天，果然這一家報館裡頭出了一張花榜，把這個薛金蓮高高的取了個一甲第一名狀元，那幾句評語裡頭說得□分熱鬧，什麼說「藐姑仙子，無比清揚；越國西施，遜其都麗」。上海的一班人看見了這張報紙。覺得狠有些兒詫異。上海的事情，就是取一個花榜狀元，也是論些資格的。如今這張報上平空把薛金蓮取做狀元，大家都不曉得這個人，便哄然一聲，你也去叫，他也去叫。也是薛金蓮的花運當陽，財星發達。這一班叫他的客人，大家都□分賞識他，不說他不會應酬，卻說他狠有些兒大家丰範；不說他不能唱曲，只贊他還帶著些閨閣嬌羞。這樣的一來，就一傳□，□傳百的把一個薛金蓮高高的抬到天上去了，連薛金蓮自己的心上也有些不相信起來。

說也奇怪，講起這薛金蓮和鄭小麻子兩個人的歷史來，真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個緣故。看著薛金蓮這樣的一個人，上海灘上不要說是長三書寓，就是野雞么二，面貌比他好的也不知多少，卻不知怎樣的，一班客人都把他當作天仙化人一般。只要和他有過相好的，一個個都是魄蕩魂迷，心輸意伏，也不知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情。再說起這個鄭小麻子來更加奇怪，大凡上海灘上的信人，只要是風頭□足有些積蓄的人，那一個不要做個把恩客，自己尋尋開心，但是信人們不做恩客便罷，要是做起恩客來，自然總要揀個把少年貌美的客人，方才合著他們的意思。這個鄭小麻子生得一個五短身材，兩個眼睛樞了進去，一個鼻子高了起來，一臉漆黑的麻子。

這樣的一付尊容，卻又不知怎樣的偏偏對了薛金蓮的胃口，把他當做天字第一號的恩客，並且還講明以後嫁他。這個鄭小麻子非但一個大錢沒有，而且還要常管著薛金蓮，不准他接客。偏偏的薛金蓮看看這個不對，看看那個不對，單單的看中了這樣的一個鄭小麻子，無論什麼事情，都肯聽他的話兒。這個裡頭，也不曉得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。依著在下做書的摹擬起來，這兩個人雖然外才不足，或者內才有餘；一個就是那雞皮三少的夏姬，一個就是那大陰專車的嫪毐，也未可知。

閒話休提，只說薛金蓮的應酬功夫雖然不見得怎樣的週到，卻當了幾年的野雞妓女，閱歷的客人多了。一見了陶觀察的面，便料定了陶觀察的性情：你越是待他冷淡，他越是轉你的念頭。更兼薛金蓮這個時候已經狠有幾個錢，雖然知道陶觀察有錢，也不去想他什麼念頭。偏偏這個當兒，鄭小麻子要想娶他回去，拼命的和一班客人吃醋，不許他留一個客人。所以陶觀察死命的要和薛金蓮攀相好，薛金蓮只是含含糊糊的，也不答應，也不回絕。弄得個陶觀察好似鼻子上敷了糖的一般，枉是著急非常，不得到口。若是換了別個人呢，也就丟開了他，再去想別個的念頭了。偏偏這位陶觀察又是□分拙性，只說薛金蓮的骨氣不差，一定要想弄他到手，一連吃了□幾台花酒，碰了七八場和，又送了他一個金剛鑽戒指。薛金蓮雖然受了他的戒指，謝也不謝一聲，還只是這般冷冷的樣兒。

陶觀察沒有法兒，只得來托辛修甫，請他在薛金蓮那邊做個說客。辛修甫那裡肯答應？只對他說道：「我看你的相待薛金蓮，也算得盡心竭力的了，怎麼薛金蓮的待你總是這樣受理不理的樣兒？看起來，一定是他心上不願意和你要好。你有了錢，那裡不好做個相好，何必一定要做他呢？」陶觀察聽了，呆了一回方才說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他的待我也不見得怎樣的冷淡，或者你的心上不歡喜這個人，所以覺得他有些不合，也未可知。」辛修甫聽了暗暗的好笑，卻當著面又不好□分的駁他，只得含含糊糊的說道：

「照你這樣說來，或者是我一時看錯也是講不定的。」陶觀察又道：「今天我想在薛金蓮那裡吃個雙台，再約幾個人碰兩場和，和他繡繡場面，但是我在這裡不認得什麼人，要請你和我轉請幾個客人。」修甫聽了道：「轉請幾個客人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你要我去牽馬拉皮條，那是我一生一世沒有學過這個行業，這個生意還是請你照應了別人罷。」陶觀察聽了也覺得好笑，只得對他說道：「你不肯便罷，我也不敢勉強，但是等會兒晚上的局，你自己一定要到的，還有王小屏和陳海秋請他們一起過來。」修甫聽了點頭答應，陶觀察便先去了。原來小屏、海秋都是辛修甫介紹和陶觀察相見的，相見之後大家倒□分投合，所以陶觀察在薛金蓮那裡吃酒，也把他們請在一起。正是：

桃花輕薄，才開半面之妝；柳絮顛狂，又作漫天之舞。
要知後事如何，但聽下回交代。